

时代脉动

殷殷焦郑铁路情

□王新四

那天上午，我们姊妹几个正在敬老院里商量如何为老母亲办好百岁生日，突然收到铁路部门的一条短信，说我已购买了焦郑铁路的火车票，并请我尽快去换取纸质车票。

我一头雾水，几天前，焦郑铁路正式开通，我确实想过这个周末让我的越野车在家里休息，自己体验一下“动车”的感觉。近年来，由于工作需要，我乘坐火车几乎跑遍了整个神州大地，但自大学毕业后再去郑州，从未坐过火车，因为大学四年里，我往返焦郑乘坐的火车，早已让我心有余悸了。

第一次乘火车是在1978年的8月下旬。那天，我怀揣着郑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肩上扛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装有书本及洗漱用品的网兜，从家出发，沿着曲曲弯弯的乡间小路，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朱村矿南边的一个火车站乘车。这是一列从山西长治北开过来的火车，车厢里的座椅是木头条做的，一张椅子上可以坐三个人，前

后相邻两排座椅上的乘客都是面对面坐的。正是高温时节，没有空调，虽然车厢顶部带有铁罩的小风扇有气无力地转着，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车厢里挤满了人，充满了烟草味和汗臭味。我是农家子弟，绝不会嫌弃这种味道，但也并不喜欢这种刺鼻的气味。很快，我也是汗流浹背。有人干脆脱去了上衣，裸露着胸脯，还有人光着脚。不一会儿，有人推开车窗，让窗外被太阳烤热的风钻进来，多少吹去一些汗水。火车似乎走得非常吃力，咚喀喀咚喀喀，不紧不慢地晃荡着，不停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时不时地喷出一些白色的气体。有时，它会冷不丁地吼上一声，那真的是惊天动地、山崩地裂，初次乘车的我，甚至惊出一身冷汗。火车绕道新乡，走了一个锐角，几个小时后，才进入郑州。

参加工作后，我每次因公去郑州，都由机关派车。后来，自己买了越野车。自己开车无论是走焦郑

高速公路还是郑云高速公路，确实比乘火车方便许多。但是，郑州市花园路和金水路常堵车，堵得让人心慌，让人没脾气。如今，焦郑有了动车，我几天前就有亲身体验一下的想法，但只是想想，并未告诉过任何人，今天怎么就被“买票”了？正在想着，在郑州大学上学的小女儿打来电话，原来是她在网上给我买了周末去郑州的动车票。知父莫如女。她知道我爱尝“鲜”，时常会“老夫聊发少年狂”，肯定想体验焦郑之间的动车，就提前买好了票。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7月3日16时50分，我在焦作火车站坐上了开往郑州的C2913次列车。看看车厢，一切都是新的，崭新舒适的每一个座椅都朝向车头，每一个座位前面都有一个可以伸缩的小茶几。空调吹着清爽的风，这样的环境与我之前乘坐过的国际航班相差无几。17时整，列车在几乎没有任何声响中平稳启

动。听不到汽笛声，听不到排气声，听不到震动声，每节车厢前门上方的液晶显示屏上，时不时地告诉乘客，列车此时的运行时速。正在我与其他乘客说话间，黄河已经一闪而过。我们正在感叹列车的平稳与快速、乘客的开心与惬意，感叹在西欧考察期间乘坐的德国“大奔”也不过如此时，火车忽然稳稳地停了下来。大家向窗外一看，郑州火车站到了！再看电子显示屏，上面此刻的时间是17:38，也就是说，只用38分钟时间，我们就从焦作来到了郑州。

下车后，我一面走，一面回头看着白色的“和谐号”列车，觉得她是那样温柔，那样可爱。我心想，下次还要走进你。我更深深地感受到，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焦作和郑州，两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高速铁路使两城融合在一起。假如让我用两个字来形容今天的生活，那就是“幸福”！

视觉



走近多彩的现代艺术

周磊摄

萤火虫

□雷晓婉

己不是光明的主角，做好配角也同样重要；你轻盈悄然地飞经田间地头、村落集镇，充满自信，欣喜满心，而毫不自卑。你从来不会和太阳、月亮争光竞彩，只想做好他们的补充。

这些挽着萤灯的萤火虫们，正是有了你们，这个世界，才光明纷呈，精彩异常。我们知道，白天，

作为光明的主导，太阳，热情地放射出万道光茫，而到了夜晚，月亮与星星，一样散发出光的晶莹。他们，从来还没注意到，还有那一盏盏微弱的萤灯，在他们照射不到的地方，作着最好的补充。是的，为什么这夏夜是如此的美丽，就是因为有那些摇曳着些许微弱光明的萤灯。

现代诗

夏日蝉鸣（外一首）

□胡巨勇

几分怡然和淡泊
用透明的翅膀
弹拨阳光的琴弦
用执着的鸣唱
婉转生活的火热
蝉，这夏天的精灵
把嘤嘤蝉鸣扎根于六月
翻阅季节的旋律
与清风为伴
在高高的论坛上讲经布道
万物都在接受它诗意的洗礼
树们是站着悟禅
而我，在聆听心灵的声音

青年书房

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神圣抗战》读后

□阮家新

《神圣抗战》这本书经过再次修订，其纪念版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和读者见面了。

关于抗日战争的史书有很多种，这本《神圣抗战》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本书把抗战划分为十个部分组成。导语用非常简练的文字，点出各部分的主题、背景和概况，是画龙点睛式的；小篇目则采用典型的重要的事例，用事实说话，展开主题，深化主题。

第二，它的语言文字比一般史书更通俗、更鲜活，有人物，有情节，读起来不觉枯燥。每个故事都配有照片（全书共400多张），图文并茂，比较活泼。总体而言，抗日战争该反映的方方面面都涵盖了，典型事例和重大事件没有遗漏。每一个故事和事件，就好比一个特写镜头，把这些特写镜头累加起

来，就构成了抗日战争的全景图。所以，这本书对于普及抗战史的知识，很有帮助。

从第一版起，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七部委就把这本书列为“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之一。这次修订，在揭露日军罪行，展现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组建联合国及奠定战后国际秩序等方面都有所加强，使本书内容更加厚重。

当下，日本右翼势力活动十分猖獗，他们篡改历史，否定对外侵略的罪行，复活军国主义，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更有必要重温历史，牢记历史教训，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国、给亚太、给世界造成的巨大伤害，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维护世界和平。

JIAOZUO DAILY

焦作青年报

码头是聚散之地。石头从水底起脚，依岸垒起来，垒出水面，垒成一个平台，供船舶停靠，为从这里上下的人和运输的货物提供方便——这就是一个简易的码头。码头生在野外，以一股韧劲儿，任风雨磨蚀，任流水拍击，无言，也无语。但它的存在，让原本一片荒凉之野，成了一个热闹之地——人来人往，商贾聚集。他们似乎很容易从这里找到商机，有的甚至把家都安在了这里。

我见过一些码头上的家，屋子里摆放的家什杂乱，一眼就能看出主人粗放的生活习性。家对于他们而言，也许就是一个栖身之所。多半时间，他们耗在码头上，做些杂事，挣取更多日清月结的工钱。时间久了，在那方地盘上，总会有人形成一个首领，摆平着码头上一些争争吵吵的小事。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老家的红卫桥边就有一个码头，每天早晨，一艘木船从这里出发，载着行人和牲畜，驶向河对面的复兴镇去，中午又从复兴镇返航回来，常年没有中断过。在这个码头上，有一个体格强壮且秃头的中年铁匠，他把铁匠铺安在码头边，一天到晚叮叮当当地锻打着铁器。听说他早年就在码头上帮人扛过行李，后来改了行，在这里做起了铁匠，能打出一手好铁器、农具来，名声传遍三乡五里。

铁匠带了几个徒弟，有货物来的时候，几个徒弟就上前去装卸，没有货物他们就帮着师傅打铁。有一天中午，从县城里来了几个“小毛头”，他们看到渡船在码头上泊好后，抢着要搬卸运来的几吨大米。货主急匆匆地前来告诉铁匠，铁匠像没有听到似的，照样锤打铁。炉火在风箱推拉之下，发出犀利的光芒，把包裹在煤里的铁烧得通红。铁匠的几个徒弟走上码头，上船，卸米，“小毛头”们拦住，铁匠这才走了过去，在旁边找到一块石头坐下。他的一个徒弟扛着米，欲侧身从“毛头”身边经过，却被另一个“毛头”拦住。这时，铁匠站起身来，含糊地哼了一声，瞟上他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然后把烟嘴用力地在石头上擦爇。还没

有等铁匠开口，一个“毛头”瞬间就被扇了一耳光，另一个“毛头”应声被打入水中。顿然，其他两个“毛头”惊呆了，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对铁匠充满敬畏。铁匠指着自己的鼻子小声地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头’，这是‘腊伯’的码头。”事后，我才知道，“腊伯”指的就是铁匠本人。

从那以后，我真切地懂得了各行各业的规定，“腊伯”码头上这一幕，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我刚刚步入社会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也曾在江边一个叫507的码头上卸载过石头。那时还没有自卸的车辆，车子把矿石从矿山上运来，然后通过货轮运走，中间需要人力装卸。看我生活困难，一位航运部门的管理员对我说：“你愿不愿意在这码头上卸方解石？卸一卡车能挣到十块钱。”说实在的，我真想挣到每次十块钱的卸载费，因为我年轻，又有较强壮的身体，但我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类似叫花子的老头，暗藏着一股潜在的统治力，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斜看着卸下的石头。我顿时想到了“腊伯”和他的码头，一种顾虑感油然而生。老头看出了我的心事，他走过来

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没事，你来卸吧，这是我‘刘叔’的码头。”

这是我所见过的一个较大的码头，生在荒郊，那里混乱复杂，常常被行管人员忽略，但它一切运转得秩序井然。那时，可能是刘叔在背后行使着管理的职责。只因码头的存在，在那个时代，他们在制度之外那些被官方忽略了的或无暇顾及的偏远之地行使权力，实施动物世界里那种弱肉强食的统治。这不禁使我想起了那些跑码头的人，他们是何等不易！风里雨里，每到一码头，他们是不是都要先拜见一下码头之主？

二十多年过去了，因交通条件的改善，我家乡的码头已不复存在了，昔日热闹的场景被时光淹没，就连异乡507码头，也变得清冷了许多。听说，腊伯和刘叔如今也成了平淡之人。由此，我在想，人与码头，在千年的岁月里，经历了多少纷争搏斗？一代又一代远去的码头人，最终在时光的潜规则里，同样完成了自己去遵守某种秩序的宿命。

笔随心动

一盏清茶洗流年

□潘玉毅

万籁俱寂的夜晚，我独坐书房，在橘黄色的灯光下，一手捧书，一手端茶，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闲适的人，所有俗世红尘的纷纷扰扰在这一刻与我全不相干。

茶香氤氲的热气冒上来，像书中缱绻的诗意：“更深夜色半人家，北斗阑干斗斜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时已入夏，自然说不上春气暖，但是屋后的鸟鸣虫唱和田间的十里蛙声此起彼伏，让人施施然有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茶香缭绕，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恬然，庸俗如我，亦觉分外清爽，顷刻间整个人都变得高雅起来。一撮叶，仿佛一世春秋，浮沉在沸水间，一眼就看透了人生。

前人有几句诗，道是：“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从琴棋书画到柴米油盐，看似由雅入俗，实则不然，且不闻古人语“大俗即大雅”，想来，当繁华落尽，我们终将归于平淡。

在外国人的眼里，茶和中国是同义词。历史上，中西之间许多次的文化交流都是以茶和瓷器为媒介，丝绸之路也好，郑和下西洋也好，均是如此。

梁实秋曾经说过：“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上焉者细啜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有的人喝茶为品，有的人喝茶为饮。我觉得两者并无贵贱之分。在我们这里，多管喝茶叫吃茶。但凡有客人来，先请坐下，“茶吃一杯”。闲人吃茶，与赵州禅师

的“吃茶去”没什么关系。但乡民爱茶之深，简直可以用“（茶）杯不离手”来形容。如果你在某个旅游景点看到一群人不论老幼都手捧一个茶杯，不必讶异，他们或许来自吾乡。

当然，不独乡民如此，茶之为物，儒释道的人都喜欢。和尚讲禅，道士悟道，读书人爱风雅，沾了茶，便沾了这许多意味。若将茶字拆解开来，便是一草一人一木，且人在草木间，这或是茶香自然清新的由来。一些喜欢附庸风雅的人，对茶艺和茶道格外感兴趣。然而，风雅在人，不在手艺。我喝过茶室里的茶，也喝过自制的茶，其实并未有许多不同。所以，有好茶，只管老老实实地吃上一杯，那些面子上的东西都不必理会。

很多人觉得，吃茶只是喝茶的“乡下口音”，殊不知茶真是可以吃的。茶叶初入口微微有涩意，待细细咀嚼过后，唇齿留香，别有味道。

吃茶在婚俗上还有另一番意思。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辰、沅、靖各州之蛮，男女未嫁娶时，相聚踏唱，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红楼梦》中凤姐也曾对黛玉开玩笑：“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作媳妇。”想来，此处的吃茶当有许婚的意思。在江浙的很多农村，“媳妇茶”“摆茶果”的习俗至今犹存。

旧时，民间还有卖茶的行当。蒲松龄为写《聊斋志异》，亦曾在路边摆一个茶摊，茶水免费供应，只求路人讲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换一杯茶，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风雅。



游乐园（国画） 顾培利作